

青春·冒险·爱情·科幻

一次精心而怯懦的逃离，一个无心也无畏的开始



分歧者外传 FOUR

[美] 维罗尼卡·罗斯 / 著 王思宁 / 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华夏出版社

联合出版



分歧者外传 FOUR

[美] 维罗尼卡·罗斯 / 著 王思宁 / 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华夏出版社 联合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分歧者外传 / (美) 罗斯著; 王思宁译. —成都:
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5.5
ISBN 978-7-5411-4038-9

I. ①分… II. ①罗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7269 号

FOUR: A Divergent Story Collection
Copyright © 2014 by Veronica Roth

FOUR: The Transfer: A Divergent Story
Copyright © 2013 by Veronica Roth

FOUR: The Initiate: A Divergent Story
Copyright © 2014 by Veronica Roth

FOUR: The Son: A Divergent Story
Copyright © 2014 by Veronica Roth

FOUR: The Traitor: A Divergent Story
Copyright © 2014 by Veronica Roth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
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.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's Books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4-13-15

分歧者外传

FOUR

作者 [美] 维罗尼卡·罗斯 Veronica Roth

译者 王思宁

责任编辑 李晓娟 李淑云

版权编辑 郭 森

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10-67693312

总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50千字
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038-9

定 价 28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献给我聪明、勇敢的读者们。



引言

我最开始写《分歧者》的时候，是以托比亚斯·伊顿的视角写的，他是一个来自无私派的男孩，与父亲之间有着纠结的关系，他渴望自由，想摆脱自己的派别。写到三十页的时候我写不下去了，因为叙述者的身份无法满足我想讲的故事；四年后，我重新拾起这个故事，找到了一个适合讲述它的人物，这次是一个来自无私派的女孩，她想探寻自己的归属。但是托比亚斯并没有消失——他以老四的身份出现在了故事里，他是翠丝的导师、朋友、伴侣，也是与她相匹敌的同辈。我一向很喜欢对这个角色进行深入的探索，因为每一次他出现在我笔下，我都能感觉到他生动真实的存在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强大、充满力量的角色，主要是因为他不断地克服困难，还在逆境中过得不错，甚至有时候还会在艰险中绽放。

这本书里的前三个故事，“转派者”、“考验期”和“为人子”都发生在他与翠丝相遇之前，讲述他从离开无私派到融入无畏派的故事，在这期间

他积聚了自己的力量。最后一个故事“背叛者”在时间上与《分歧者》的中间部分交叉，在这个故事中，他与翠丝相遇。我非常想把他们相遇的场景写进这个故事里，但很不幸，那个场景与这个故事的时间对不上——不过你能在这本书的最后面读到这个片段。

《分歧者》系列跟随翠丝的视角，伴随她掌控自己的生活、寻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归属；而在这几个故事中，我们能够伴随老四，听他找到自我的故事。而其余的，如常言所说，就只能留在过去了。





目 录

CONTENTS ▲

转派者	001
考验期	049
为人子	103
背叛者	155
“首跳者——翠丝！”	229
“翠丝，你最好小心点。”	235
“翠丝，你看起来真迷人。”	243
鸣 谢	247



转派者

THE TRANSFER ▲

从情境模拟中醒来时我大喊了一声，摸了摸有些刺痛的唇，手拿开时，指尖上沾着血。一定是在测试中把它咬破了。

负责我个性测试的无畏派女人——她说她叫托莉——用奇怪的眼神瞥了我一眼，将她的黑发挽成一个结。她的双臂满是墨色文身，文着各种图案，从火焰到道道光线，再到鹰的翅膀。

“刚刚在模拟中，你是不是知道那不是真的？”托莉边跟我说着，边关掉仪器。她的语气很轻松，样子也很轻松，但这轻松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掩饰，是多年练习的结果。这种掩饰我看得出来。我总能看得出来。

突然间我听到自己的心跳。这就是我父亲说过将要发生的事。他告诉我，他们会问我是否能意识到模拟不是真的，他还告诉我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回答。

“不。”我说，“我要是知道，你觉得我还会把嘴唇咬破吗？”

托莉打量了我几秒钟，又咬了咬她唇上的唇环，才说：“那恭喜了。你的测试结果是典型的无私派。”

我点点头，但“无私派”这个词像一只无形的套锁缠绕住我的喉咙。

“你不满意吗？”她说。

“我们派的人都会满意的。”

“我没问他们，我是说你。”托莉的嘴角、眼角都微微垂

下，像是被什么重物拉了下去，像是她在为什么事情而伤心，
“这是安全房间。在这里想说什么都可以。”

今天早晨去学校之前，我就知道我在个性测试中的选择会有怎样的结果。我选择了食物，放弃了武器；我挡在那条狗面前去救小女孩。之前我就知道，做出这些选择，测试就会结束，而我的结果会是无私派。但我不知道的是，如果父亲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没有远程操控我的个性测试，我会做出其他选择吗？那样我会得到怎样的结果？我又会被划分到哪个派别呢？

任何一个都有可能。只是不可能是无私派。

“我很满意。”我坚定地说。不管她怎么说，这都不是“安全房间”。根本没有安全的房间，没有安全的真相，也没有可以安全说出的秘密。

我仍然能感觉到那狗的利齿紧钳在我的手臂上，刺破我的皮肤。我对托莉点头示意，起身向门走去，但就在我要离开的关口，她抓住了我的手肘。

“一旦你做出了选择，唯一一个需要承担后果的人就是你自己。”她说，“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，其他所有人都会放下，会遗忘，但你自己永远不会。”

我打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


我回到餐厅，在无私派那桌坐下，周围的人都不怎么认识我。大部分社区活动我父亲都是不允许我参加的。他说我会制造混乱，会做出影响他名声的事。我并不在乎。比起跟过分谦恭、不停道歉的无私派相处，在安静的房子里，在我自己的房间里，我反而会更自在。

可也因为我经常缺席公共活动，无私派的其他人对我总有些戒备，觉得我肯定有什么问题：不是体弱多病，就是道德有问题，不然就是冷淡孤僻。就连那些向我点头打招呼的人也不敢与我对视。

我坐在那里，双手紧抓着膝盖，看着其他桌的人，等着剩下的学生完成他们的个性测试。博学派的桌子上摆满了阅读材料，但他们并不是都在学习——他们只是在做样子而已，交谈的内容并不是学术观点，而是闲聊，每当他们觉得有人看自己，就迅速看回到那些阅读材料上。诚实派像往常一样大声交谈着。友好派在大笑或微笑，从衣服口袋里拿出食物，互相传递着分享。无畏派那边传来大声、刺耳的喧哗，他们趴在桌上、椅子上，互相倚着、戳着，开着玩笑。

我想要其他任何一个派别，单单不想要我自己的派别。在这里，所有人都已经认定了我不值得他们注意。

终于，一个博学派女人走进餐厅，举起一只手示意我们安静。无私派和博学派立即安静了下来，但无畏派、友好派和诚实派在她大喊一声“安静！”之后才注意到她。

“个性测试已经结束。”她说，“要记住，不许跟任何人讨论测试结果，包括朋友和家人。选派大典将于明天在中心大厦举行。必须提前十分钟到场。可以解散了。”

人们都冲向门口，只有我们这一桌没动。无私派会让其他人先走，然后自己才起身。我知道他们会走哪条路，他们会沿着走廊走到前门，再去公交站。他们可能会在那里等一个多小时，只因为要让他们先走。我觉得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沉默了。

所以我没跟他们走，而是偷偷从一扇侧门出来，走到学校旁边的一条小巷。这条路我走过，可是通常会慢慢地走，不想让别人看到或是听到。今天，我只想奔跑。

我狂奔到小巷尽头，跑进空荡的街道，跳过路上一个污水坑。身上宽松的无私派外套在风中呼呼作响，我把外套从肩上扒下来，让它在身后像旗子一样飘扬，然后又让它随风飘走。我边跑边将上衣的袖子挽到手肘，直到身体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急速奔跑时才放慢速度。这感觉就像整个城市都从我眼前疾驶而过，变成了一幅模糊的画面，所有的建筑都融在一起。耳边回响着我的鞋子踏在地上的声音，这声音像是离我很远似的。

最后，全身的肌肉都火辣辣的，我不得不停下。我所在的地

方是无派别者聚居的荒地，在无私派区域、博学派总部、诚实派总部和我们的公共区域之间。每次无私派开会的时候，我们的领导人——通常是由我父亲代表发言——都会要我们不要害怕无派别者，要我们把他们当作常人来对待，不要将他们看成破碎、迷失的灵魂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害怕过他们。

我走到人行道上，从那些建筑的窗户往里看。大部分时候只能看到旧家具，每间房都空空的，地上有少量垃圾。城市中大部分居民离开时——他们肯定是离开了，因为现在这里的人口根本就住不满这些楼——而且他们肯定不是在慌忙中离去的，因为他们曾经的住所都很干净，没有什么重要的物品遗落。

经过角落里的一栋楼时，我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。窗户那边的房间跟我经过的其他房间一样，空荡荡的，但是透过门廊，我看到一点火苗，一块燃烧的煤块。

我皱皱眉，在那扇窗前停下，看能不能打开它。开始时还打不开，不过我前后晃了晃之后，它就开了。我先上身钻进去，然后是腿，结果狼狈地跌在地上。手肘被地板刮擦了下，传来一阵刺痛。

这栋楼里充满了食物的气味，还有烟味、汗味。我慢慢向火光的方向挪过去，仔细听有没有无派别者在这里的动静，但这里只有寂静。

进入另一个房间，窗户都被涂料和污垢遮住了，不过还是有

一缕阳光照了进来，借着这亮光，我看到满地都是卷起的货板，还有装着已经干掉的食物旧罐子塞在里面。房间正中是一台小烤架。烤架里的煤炭大部分都燃尽发白了，只有一小块儿仍旧燃着，这说明点火的人走了没多久。而且从这里的气味、满地的旧罐子和被子看，应该还是一伙人。

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，无派别者的生活是没有团体之说的，他们互相孤立。可现在，看着这个地方，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相信那样的说法。他们怎么就不能像我们一样形成团体呢？这是人的本性。

“你在这儿做什么？”有人质问道，这声音如电流般穿过我的身体。我转过头去，看到一个浑身脏兮兮、瘦得脸部凹陷的男人站在旁边的房间里，正用一条破烂的毛巾擦着手。

“我只是……”我看了看烤架，“看到火光了。”

“哦。”那男人把毛巾的一角塞进他的后兜里。他穿着黑色的诚实派裤子，上面还用蓝色的博学派料子打着补丁，上身是灰色的无私派上衣，跟我身上穿的一样。他瘦削如竹竿，看起来却又很强壮。他有足够的力量伤害我，但我觉得他不会。

“那就谢了，”他说，“不过没有东西着火。”

“看出来了。”我答道，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是我的房子。”他说着，露出冷冷的微笑。他缺了一颗牙，“我不知道会有客人来，所以没收拾。”

我看看他，再看看地上的罐子：“你晚上睡觉肯定很爱乱滚吧，所以才要用这么多被子。”

“从没见过僵尸人这么爱管闲事的。”他说。他往我这边走了几步，皱皱眉，“你怎么看着有点脸熟？”

我知道我不可能见过他，我所生活的地方在整个城市最单调乏味的区域，被一模一样的房子，穿着一模一样灰衣服、剪着一模一样短发的人包围着。然后我反应过来了，虽说我父亲一直试图隐藏我，他自己却还是议会的领导，是城市中最重要的人之一，而我还是有几分像他的。

“抱歉打扰到你了。”我努力模仿着无私派平时说话的语气，“我这就走。”

“我确实认识你。”那人说，“你是伊芙琳·伊顿的儿子，对吗？”

听到她的名字，我一下子僵住了。我已经很多年没听到过她的名字了，因为我父亲从不提她，听到她的名字也假装没有反应。再次跟她产生联系，即使是长相有相似之处，也感觉很奇怪，像是重新穿上一件太久没穿、已不太合身的旧衣服。

“你怎么认识她？”他一定跟她很熟，才能从我脸上看出她的影子，因为我的肤色比她的要浅，眼睛也是蓝色而不是棕色。大多数人不会那么仔细，不会注意到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：修长的手指、鹰勾鼻、笔直而总像在皱眉的眉毛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：“她有时候跟无私派的人来做志愿者，发食物、被子和衣服什么的。长相比较容易记；再说了，她丈夫不是议会领导吗？所有人都认识她吧？”

有时候我能看出别人在撒谎，只是因为他们的话给我的感觉不对劲，让我觉得不舒服，就像一个博学派读到有语法错误的句子时一样。他确实认识我母亲，但绝对不是因为她给过他汤罐头。而我太想再听几句关于她的话，于是不再追究此说。

“她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我说，“死了很多年了。”

“不，不知道。”他稍稍撇了撇嘴，“抱歉。”

满地的空罐子暗示着贫穷和无法融入的败落，空气里弥漫着活体与煤烟的气味，站在这里，我感觉很奇怪。但是这地方同时又吸引着我，这里潜藏着一种自由，一种对我们给自己所划分的绝对门类的抵制。

“看你这么担心，肯定是明天要选派了吧？”那人说，“你的测试结果是哪一派？”

“我不能告诉任何人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我不算任何人。”他说，“我谁也不是。无派别者就是这样。”

我仍然闭口不言。阻止我跟任何人谈测试结果的禁令，阻止我告诉他人任何秘密的禁令，都深深埋在那塑造了我、又在每一天都重塑我的模子里。这是不可能改变的。

“啊，循规蹈矩嘛。”他好似失望地说，“你母亲曾告诉我，她觉得她选择无私派不过是出于惰性。无私派是风险最小的选择。”他耸耸肩，“但是，孩子啊，听我一句，冒风险是值得的。”

我感到一阵生气。他有什么资格那样讲我母亲，好像她属于他而非我？他有什么资格让我怀疑我关于她的一切记忆，就因为她有可能给他发过食物？他有什么资格对我讲这些话？——他不过是无名之辈，没有派别，没有同伴，他什么也不是。

“是吗？”我说，“看看冒风险让你落到什么地步了，住在废弃的楼里，靠破罐子维生。我可不觉得这有什么好。”我向他刚刚走进来的门廊走去。我知道我能找到一扇通往巷子的小门什么的，我不在乎门通往哪里，只要能尽快离开就好。

我小心翼翼地穿过房间，小心地避开地上的被子。我走到门廊前时，他又开口了：“我宁愿用罐子吃饭，也不愿意在一个派别里窒息。”

我没有回头。



到家后，我坐在门前的台阶上，深深呼吸着冷冷的春日空气，就那样坐了几分钟。